

出版者的话

千百年来,人类远古时代遍布全球的种种科学文化之谜一直困扰着人们,尽管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但现有的知识和手段仍无法解开这些谜团,益发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宇宙真的唯独钟情地球吗?茫茫宇宙中是否有生命乃至智能生物?人类史前的许多奇迹究竟是何人所为?外星智能生物真的访问过我们的地球吗?诸如此类问题对人们具有独特吸引力,人们无不渴望解开其中一个又一个谜团,得到信服满意的答案。并且为此正做出艰辛的努力。

正缘于此,本书作者,德国原著名电视记者埃利希·冯·丹尼肯以强烈的使命感,周游世界,行程10万余公里,实地考察,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先后撰写出版了《回忆未来》等20余部关于探索人类文明不解之谜的著作。这些书很快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并拍成多部电影、电视片。其反响之大,影响之广,充分说明了人们对探索这些不解之谜的浓厚兴趣和愿望。

诚然,作者的看法和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虽然不少科幻电影已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但作者的一些推测迄今并未得到科学的严密验证和人们的普遍认同,自然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尖锐批评和激烈争论。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作者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求知态度是认真的,他的观点和见解

无论正确或谬误,至少对活跃人们的思想,拓展人们的思路,激发人们的探索精神,探究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应是有益无害的;同时,通过本书,可使读者了解不少饶有趣味的人类史前历史、民族文化知识、世界著名历史遗迹、考古知识、故事传说及宗教知识。这也正是我们出版丹尼肯著作的基本宗旨和希冀所在。

我们计划先出版丹尼肯的 5 本书,即《回忆未来》、《探寻全能者的踪迹》、《回归群星》、《外星文明和宇宙》、《古欧洲之谜》,并冠以“地球文明之谜丛书”。这些书如能引起我国读者的兴趣,我们还将陆续出版丹尼肯的其他有关著作。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年 3 月

中文版序言

喜闻我的 5 部著作即将在中国出版,恰好在 30 年前,我的处女作《回忆未来》历经周折终于问世。我们的祖先接待过来自天外的客人吗?宇宙中存在比人更为聪明的智能生物吗?《回忆未来》的这些论题迅速成为世界范围的议题。从那以来我相继撰写 20 余部著作,探究人类过去时代的种种不解之谜,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领悟善于从过去时代学习对于人类今天的生存和明天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上内容也已经被世界著名电视台拍摄成多种形式的电视片。

在我的著作里多处提到中国。在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必定蕴藏着大量能揭示人类过去时代奥秘的文件与史料,这无疑是人类认识过去时代、探索宇宙、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我为了我的研究工作漫游全球,可惜没有到过中国,中国对我来说是个遥远而令人神往的国家。到中国去,访问这个古老、神秘而伟大的国家,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因此,我的著作能在中国出版令我十分欣慰,这似乎缩短了我与中国的距离。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为之奋斗了 30 年的事业将被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熟悉和认识,通过我的著作,我可以直接同中国读者交流思想,密切感情。想到我的研究工作因此而有可能在有着 12 亿人口的中国找到支持

者和志同道合者,我感到欣喜和鼓舞。

中国持续和迅速发展的经济举世瞩目,使她,一个文明古国,变得年轻和朝气蓬勃,这得益于改革与开放。这里,中国人将科学技术视作第一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就是力量,善于学习和总结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知识和经验来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尤为重要,中国人那与日俱增的求知欲也是中国保持这一发展势头的后劲所在。如果我的著作对于正努力以开阔的视野面对世界、面对未来的中国朋友有所裨益,我则感到十分荣幸。

Erich von Däniken

(埃利希·冯·丹尼肯)

1998年3月

提供免费咨询,地址: AAS, Ch - 4532 Feldbrunnen, Schweiz (瑞士)。——作者

人物介绍

柯内丽雅：爱称柯妮，19岁，故事全从她那儿开始。

豪西：柯内丽雅的父亲，酒商。

拉尔夫：18岁，爱着柯内丽雅。

安迪：12岁，爱笑，显得有点儿太胖。

斯温：14岁，以思想敏捷远近出名。

维纳尔：拉尔夫、安第和斯温的父亲，图书馆馆员。

阿尔芬斯：维纳尔的兄弟，斯温的教父，精通考古学。

马克·斯卡雅：作家，了解古欧洲的秘密。



第一章

出土文物

●“这是什么？拿来看看！”

柯内丽雅耸耸肩，把3张发黄的、有些地方模模糊糊的破纸推到母亲面前。她看看上面有些什么，时间不算长，大约一分钟。

“我看不明白，”母亲没好气儿地表示，“这到底是什么？你最好洗洗手，真不知道那样旧的纸粘有什么东西。没有谁还从路边捡破纸的。”

“我可没有粘上什么！”柯内丽雅气呼呼地回答，“挖土机把东西挖了出来，那儿还有像一只麻袋那样的什么东西在边上。”

“口袋怎么到地里去的呢？挖土机司机没有说什么？”

“他呀，”柯内丽雅轻蔑地说，“我想，他压根儿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东西。他从他的挖土机驾驶座站起来，把鞋子拍拍干净，溜达到‘罗斯丽’餐厅里去了。他准跟他的同伴泡在那儿了，今天到底是星期五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纸有些年头了，”母亲自言自语，“估计上面是什么科学性质的内容，或者是什么计算式和图样，它们像是今天道路工程师制作的。把这些纸给你爸看看再扔。”

这确实是些奇怪的纸张。背景清清楚楚，是地图，有人在上面用蓝墨汁画了大量笔直的线条。许多线条呈辐射状，延伸到一定的点上；其它的线条则相互交叉，并呈星形而相互分离。那位不知名的绘图员又在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了注释和字句，大部分不能辨认，让墨汁给弄模糊了。另外，上面有手迹，它可能是曾祖父时代的。柯内丽雅偶然地成了目击人，见到挖土机的铁铲怎样在石头和垃圾边上将一只水手用的破帆布包从公路排水沟里提了起来。挖土机司机倾倒下一铲土之前，一阵狂风卷起了那3张纸，它们现在就在厨房的桌上。

她在上一周12月12日已经16岁了。柯内丽雅的家姓胡根贝尔格，是酒商汉斯·胡根贝尔格的独生孩子，大家又叫他豪西。三口之家住在什皮兹的一坐独户老房子里，它坐落在瑞士伯尔尼高原城镇图恩与因特拉肯之间。他们“胡根家”不富裕，倘若豪西没有继承祖父的田产，他们肯定住多户房子。“胡根”妈妈有点儿胖，就这一点看，柯内丽雅愿意自己像母亲，而不要像父亲——他看起来像一根啤酒花蔓，上面长着腿脚和脑袋，又细又长。柯内丽雅除了游泳和跳舞外很少参加体育活动。她真想天天与她的女友上迪斯科舞厅去，可是豪西认为那不合适；母亲呢，如果柯内丽雅哪一次偶尔回到家里太晚了，简直会变得有点神经质。那时候，在城镇图恩和因特拉肯之间有许多条件不错的乡下迪斯科舞厅。因为，伯尔

尼高原属于瑞士最美丽的地区，夏天旅游者云集这里。就是在离家不到 400 米远的图恩湖畔，柯内丽雅结识了她的青年新朋友——来自德国的拉尔夫，她正热情地与他书信往来。柯内丽雅在家里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对父母并没有什么抱怨。妈妈助人为乐，人家甚至说她宠着她的女儿。爸爸所言所行是在尽心尽责，不过仍然是一位能人。豪西酷爱那些山脉——图恩湖西南岸的什皮兹便在其中，但是他也酷爱自己的职业，他简直是整天一心扑在他的职业上。豪西的朋友说，他从酒瓶子外面就看得出里面酒的好坏。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

晚上，柯内丽雅问：“爸爸，你总见过这样的东西吧？”她将旧纸摊开在父亲面前，父亲分别用一把菜刀将纸的两边压住。“这是些地图，瞎子也看得出来，”父亲沉思道，“但不是我们时代的地图。瞧，在这儿，这是还没有高速公路时候的德国城市卡尔斯鲁厄，地图至少有 60 年历史了。”

“这许许多多到处交叉的线条又是什么呢？”

“这可能是些飞行路线，”豪西以伯尔尼的土腔慢吞吞地回答，“而交叉点有可能是飞机场。”他聚精会神地将手指尖沿着线条移动。“那儿有些不对头，柯妮，譬如在这里，穆尔滕湖附近的阿温契斯，在它那儿的交叉点上从来不曾有过飞机场，也没有私人小飞机的停机坪。”

“这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年轻的时候有好多次在那儿，因为那是在罗马废墟区，游人很多。我们童子军成员常常找到 2000 年前的硬币。现在，在阿温契斯还有一座圆形露天剧场，它在罗马时代叫做阿温梯库姆。就是没有停机坪。”

“圆形露天剧场是什么呢？”柯内丽雅联想起一种观众台。

“在古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比较大的地方都有圆形露

天剧场。你不妨将它与足球场相比。那圆形露天剧场的上面是敞开的,观众坐在露天里。座位是直接建在地里的,或者铺有长条石砖。这些圆形露天剧场大部分呈椭圆形状,下部,在剧场的中央是舞台,观众便坐在周围逐级递升的梯级上。你也许在照片上见到过世界著名的罗马圆形剧场,那是很典型的圆形露天剧场。”豪西将纸张移近到灯下面,拿起放大镜,想要辨认出写得密密麻麻的内容。“线条也许是地层里的水脉或矿藏,交叉点也许是通常开采铜、锌、铅或者什么矿藏的工作面。”“金?”柯内丽雅冷漠地重复。“爸爸,交叉点可能是些隐蔽的地方,说不准是金矿的矿脉,是一座宝藏,是个秘密!”

“纸张从哪儿来的?”豪西想知道个究竟。

“从十字路口那儿,过第四幢房子。工人在那儿挖沟,我估计他们在往地里铺设管道。纸从水手包模样的口袋里飘出来,工长也好,挖土机司机也好,都没有注意它。”

“那儿还有包里的其它东西吗?”豪西接着追问。

“我们还是上那儿去吧!”柯内丽雅突然激动得坐不住了。解开神秘地图之谜的钥匙也许正在公路排水沟里,要不就有什么人带走了这一只旧的帆布水手包。柯内丽雅硬要把她父亲从屋里拽出来,父亲却不着急,说他还要取一只手电筒和手套。

傍晚,暖洋洋、梦境般的秋色沉浸在朦朦胧胧的色彩里,它是图恩湖畔景色的绝妙之处。2362米高的尼森是什皮兹市的山色景点,它像是建造得又宽又阔的巨型金字塔,落日的余晖微微透红,在上面闪耀,泛映成湖彼岸的一片金光。这色光景观如同激光光束越过空间一般,延伸到湖东北的尼德霍恩山上,让尤斯梯司山谷那些参差错落的陡峭岩石忽隐忽现。豪西驻足不动。

“柯妮,你瞧瞧这景色。尽情地享受吧!这可真是美啊!”

这万物世界不壮观吗？”

柯内丽雅催促着说：“这可是我们常常看的！请吧，爸爸，现在就走！请吧！”

右侧路边停着一辆橙黄色挖土机，前灯的玻璃反射出晚间的光亮，像是远古时代怪兽的眼睛。真是一只有着粗壮钢臂的庞然大物，它与一片和平景色格格不入。公路排水沟约摸有 1.5 米深，也正好那么宽。沟边堆着挖出来的土方，形成一座近 10 米长的小墙，由一条红白相间的带子隔离着。柯内丽雅看看周围。帆布水手包消失了？那儿，在低坡的尽头，有一块浅灰色破布挂在石头之间。一辆汽车不断地减速，沿着公路排水沟急转弯，一位陌生男子摇下右侧车窗，开始与柯内丽雅的父亲讲话。她已经站在破布料的边上，却不敢动那些石头。这时，还有一对邻屋的夫妇推了他们的儿童车也来了。

“你好！柯内丽雅。你找什么东西？你丢了什么？”

“喔，不，我只是看看这排水沟。”她感到茫然，大步向父亲那儿走去，他还一直与那位汽车驾驶者聊着。

“你一起回家吗？”邻居问，柯内丽雅又撒谎了，说她想看看那挖土机。她在 30 秒钟里撒了两次谎，感到羞愧，脸也红了。但愿再也没有其他人来了。如果父女一起让人碰上在搬动土方里的石头，那时他们对别人该说什么呢？两位男子终于相互道别了。柯内丽雅指给父亲看那个有破布料的地方。

“一定是这个地方！这里，在碎石的下面有帆布水手包！”

豪西围着那个地方慢慢走动，认为没有凿橇工具他们是不可能将上面的石块移动开的。他建议回家开送酒车再来，他说，在车上有一只工具箱，有可以当作杠杆使用的大扳手。真是没辙了！离自己家门 150 米，还要开车来！

柯内丽雅在挖土机旁边等着，总是偷偷地看那个晃动着灰色碎片的地方。有人两次与她打招呼，问她是否在找什么

东西,出于无奈,她骗人家两次。那是为了应付而撒的谎,不伤害谁,可也不让人心里平静。豪西开送酒车过来了,他倒车直接停到斜坡的尽头。

“你待在这儿,发动机罩的前面,有人过来时给我一个信儿!”他以命令的口吻说。“我会的。”豪西从备用车轮下面拿起一根长长的铁棒,正要爬斜坡时,一辆警车几乎没有让人听到一点儿声音便在送酒车边上停了下来。

“你好,豪西!”警察向柯内丽雅的父亲打招呼。“你不能在这儿停留,人家看不清十字路口了。”年轻的警察有一副宽胸膛,他让人看来像是一头熊;还有大大的方形脑袋,满是乱蓬蓬的头发。他下车与豪西握手。柯内丽雅想起他了,她是她父亲的登山朋友,也是买酒的顾客。两人非常热烈地互相问候,末了,警察打听豪西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柯内丽雅紧张起来。她父亲向警察一五一十地如实讲述她刚才的发现及稀奇古怪的纸张。

“你认为是在这里?”他问柯内丽雅。柯内丽雅指指那块破布料。

“我们就会清楚的!”警察蹲下来,摆起一副举重运动员的架势,抱起一块长形岩石,哼哼两下,砾石和泥土便散落在沟里,再挺立起来,大石块便咕噜噜滚落下去。夕阳的亮光开始变得暗淡,太阳落山了。浑浊的手电筒光照出一包暗灰色破布,像是撕碎的帐篷帆布。豪西戴上手套,爬进沟里。他拽那块破布,顿时有更多的砾石散落下来。终于,随着使劲的一声“上帝保佑”,整包破布落到了碎石上。豪西将暗灰色破布递给警察,他随之将它放到汽车的散热器盖上。

“我们这究竟得到了什么?”他嘀咕着。警察将那包布摊开,柯内丽雅站在边上,等得几乎不耐烦了。她马上看出,在乱七八糟的东西里还有更多的这类破纸。警察依次掏出各种

物件,随手递给豪西:一支破旧的牙刷,一只给老鼠咬坏的空钱包,两支碎裂的彩色笔,一只小小的放大镜,一把生了锈的刀,一件满是洞孔的内衣,还有另外7张地图,它们像是怪里怪气的编织图案。“那不是证件,没有姓名,没有钱币,没有任何可以表明原主身份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重罪的迹象,没有血迹,没有残骸。”警察挠挠下巴说,“我觉得,这对我们没有意义,至多是个赃物。小偷担心让人发现,将无用的赃物用这一块帐篷帆布包起来,再扔进沟里或洞里。”

“可是那些地图,那许许多多线条是怎么一会儿事呢?”柯内丽雅刨根问底,“难道您没有看见,那些线条总是呈放射形状延伸到某些点上去的吗?”

“也许那是一些地质图,”豪西琢磨着插话,“也许是勘探人员的地图,估计是这些人探测到了什么地区埋有矿藏。”男士们在讨论,夕阳的光亮不断地变得暗淡。期间,柯内丽雅不声不响地看了一页又一页。突然,她吃了一惊:有5条线在德国威斯特法伦的城市德特莫尔德以南互相交叉成一点,那儿正好住着她的信友拉尔夫!她心里想立刻打电话给他,打听那儿附近是否有一个停机坪或其它什么奇怪的场所。也许他在交叉点发现宝藏。好极了!倘若这是一次考古上的发现该多好!要是拉尔夫有足够的钱,他会常常来什皮兹。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会多得多,而且打电话也会又多又长。

还在警察一块一块地将旧破烂往坑里扔回去的时候,柯内丽雅问道:“爸爸,我可以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德国的拉尔夫吗?”“嗯!从我那儿打。你为什么正好现在想起呢?你们可是经常通信的。”

柯内丽雅解释她的想法,指给男士们看那一张地图,上面有5条线在德特莫尔德南面相互交叉。“拉尔夫准会去瞧瞧那儿究竟有什么……”

“……千真万确，肯定没有宝藏！”警察打断了她的讲话，“倘若交叉点都埋有宝藏，那必定有数百个这样的地方，因为地图上布满交叉点。再说了，要是那位将线条画到地图上去的人清楚了所有的宝藏倒好了。这是不可能的！”

豪西用手电筒照了几页，“这确实是不可能的。看吧，这部分地图显示出英国的局部地区，这里又有整整一束线条延伸到法国的布列塔尼，再看那儿——简直不可理解——是丹麦的城市哥本哈根。当初在地图上一次又一次画线的人必定看到了什么完全清楚的东西，肯定不是金子，不是宝藏。难道不知名的画线人真的从哪儿知道了埋藏在德国、英国、丹麦，还有法国的宝藏了？”

这倒使柯内丽雅明白了。然而，那是个秘密，要她去解开它。她觉得拉尔夫会帮她忙的。她在当天晚上打电话给他。他是否高兴呢？柯内丽雅心里希望他爱上了她，只是她心里没有数。不过有了各种迹象，譬如他在夏天送给她 T 恤衫，因为她觉得那 T 恤衫棒极了。有那么一个晚上，她父亲同时将一些年轻人安顿在邻镇因特拉肯的“阿拉贝拉”迪斯科舞厅，后来又将他们接走，拉尔夫就只同他跳舞。拉尔夫有一头淡淡的金发，中间分头，1.76 米高，比柯内丽雅高出 6 厘米。是的，他还有蓝绿色的眼睛，脚上穿的常常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体操鞋，爱听摇滚乐。在当年的夏天，他与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在图恩湖边露营过。他比柯内丽雅年长近两岁。遗憾的是德特莫尔德离开什皮兹那样的远。柯内丽雅激动地对他讲述发现地图的故事，拉尔夫紧张地倾听。“你说在德特莫尔德以南？以南多少公里？10 公里或者 50 公里？”

“我不知道。”柯内丽雅承认。

“柯妮，在每张地图的某个地方有一条比例尺，上面可以读出地图里多少毫米相当于实地的 1 公里。”

总共有 10 张地图,柯内丽雅把它们一张张翻过来转过去,哪儿也没有比例尺。再说,地图也确实不完整,哪儿都短缺,正如父亲已经查明的那样,是些真正残缺不全的地图。“从线条交叉点看,地图上的就近的地方叫什么名?”柯内丽雅费劲地找,地图上的许多字母细小得难以辨认。

“这里,我找到什么了!”她对着话筒叫起来,“你认识一个名叫‘霍恩’的穷乡僻壤吗?”

“当然认识啦!这不是穷乡僻壤,而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离开这里大约 12 公里,在托依托堡森林边上,那儿也就是埃克斯藤施泰恩。”①“是一什一么一名?”

“埃—克—斯—藤—施—泰—恩!”拉尔夫解释道:他上学的时候去过那儿,那是些千奇百怪的岩石群,又粗糙,又高大。在 1000 多年以前,年轻的基督徒在里面打洞建室。另外有人甚至声称,这埃克斯藤施泰恩是远古时代日耳曼人的圣地,有几千年历史了。据说,在那个地区有巨人的坟墓。柯内丽雅得知,这些奇怪的石头在霍恩的西面,德特莫尔德城的南面。一定是了!正好在那儿,5 条线互相交叉!呼啦!他们定下了第一个交叉点的位置。可是,所有问题中最紧要的是:在埃克斯藤施泰恩有什么情况是如此特殊呢?在地图上有许多线条会合的其它地方又都有什么特殊情况呢?那些线条既不是飞行线路,又不是矿藏,那它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编结图案”只有直线,而没有曲线呢?凡是有许多线条会合的地方都有一种“埃克斯藤施泰恩”?

“柯妮,在你的地图上,你看见还有其它的点在德国吗?”

“有,那儿有许多!在这里,我找到‘卡尔斯鲁厄’,在它上

① 埃克斯藤施泰恩系大型砂岩群,在德国北威州托依托堡森林里。那儿有一座凿在岩石里的教堂,外墙有一幅 12 世纪初的浮雕,描述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的情景。据说那是古代的祭祀地。——译者注

面是用蓝墨汁画的星。另外,在雷根斯堡和帕绍之间有许多线条汇拢起来,在交叉点的下面,我正好还能认出一个地方,名叫‘奥斯特豪芬’。”

“奥斯特豪芬在哪儿?”从话筒里传来拉尔夫的问话声。

柯内丽雅用放大镜浏览地图,“恰好在德根多夫的南部。你认识这个地区吗?”

“不,”拉尔夫回答,“不过,我做了笔记,我会在这里问问我周围的人。你是知道的,我父亲在市图书馆工作,知道好多事情。”柯内丽雅和拉尔夫商定,她要寄给他 10 张地图的照片。拉尔夫在英国有一位亲戚,而且在丹麦有一位信友。他说,他会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打听,在他们国家里的交叉点上会有什么特殊情况可发现。至于柯内丽雅,她与她的父亲已经访问过法国。她不是个写信勤快的人,不过,给拉尔夫写信是个例外,尽管如此,她每年还是两次给波尔多酒商的同龄女儿爱微丽娜写信。柯内丽雅和拉尔夫商定,他们大家会在各自的国家收到那些残缺不全的地图照片,并且负责找出线条交叉点有什么特殊情况。而后呢,大家可以会面,也许假期时在图恩湖畔或者在一所山间茅舍里,解开环绕那些线条的秘密。

拉尔夫在晚餐时间便回电话,他在电话里让人听了感到他的劲头十足。

“柯妮,想想看,我的那个小兄弟,就是长着金发的那个 14 岁的小家伙,他说话总是那样快,而且常常提出问题,他有了惊人的发现。小家伙还对废墟和古老的物证感兴趣。圣诞节时,他从他教父那儿得到一本珍贵的书,上面有许多空中摄影的照片,里面也有奥斯特豪芬的图片。”

“还有呢? 说吧,人们在那儿看见什么?”

“有一个名叫‘施密多夫’的小村落也属于奥斯特豪芬,它

们都在下巴伐利亚的平原上。一位飞行员从空中发现,在施密多夫一片田野的下面有3个前后排成队形的大圆圈。这是第二个交叉点!”

柯内丽雅根本听不懂,“你怎么说‘在一片田野的下面’,而不是‘在一片田野上面’?那又是什么样的圆圈呢?”

拉尔夫解释说,一位名叫奥托·布拉施的飞行员从事空中摄影考古工作,这成了他的爱好。“人们可以从飞机上认出田野上的城墙遗迹或从前街道的残迹,即或城墙或街道已经有数千年不存在了,它们的遗迹也能辨认出来。人们从空中清楚地看到,一度存在过建筑物的田野和草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阴影。奥托·布拉施在施密多夫发现,在一片田野的下面有3个圆圈。后来,考古工作者在那儿进行挖掘,发现一座7000年前的神庙遗址。要知道,它比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的埃及大金字塔还古老得多!我的小兄弟有这本书,这些在书里都有。你地图上的线条恰好在这远古时代的圆圈上面交叉!你还没有理解?”

一般说,柯内丽雅的理解能力不迟钝,但是,她没有理解。拉尔夫解释:“第一个交叉点是离开德特莫尔德城12公里的埃克斯藤施泰恩,第二个交叉点是在奥斯特豪芬那儿施密多夫田野上的圆圈。这两件事涉及数千年前留下来的废墟。远古时代,在交叉点上存在神庙还是可能的,就像是史前藏有远古时代珍宝的圣地之类的。合乎逻辑吗?”

“够合乎的了,”柯内丽雅回答道,“可是,为什么两个地方有线条连接着?卡尔斯鲁厄上面的星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会把这一切搞明白的。现在先寄你地图的照片。再见,我爱你!”

拉尔夫的一番表白像是一次热乎乎的淋浴,顿使柯内丽雅满脸通红。幸亏电话在父亲的工作室里!所以没有人察觉

到她那喜悦的脸色。无论是柯内丽雅,还是拉尔夫,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现在仅仅是向激动人心的探险活动跨出了第一步,而这一步跨进了一个世界——一个追溯到成千上万年前的遥远时代,却又与今天密切相关的世界!